

# 蕭振瀛其人其事

王覺源

## 左右逢源大出風頭

日本侵略中國，「九一八」東北事變後，緊急風雲，撲向華北。隨着塘沽協定的簽訂，日本進而要求華北五省特殊化。我政府以抗日條件尚未成熟，為爭取準備時間，以延緩日方的進襲，不得已，祇好忍辱負重，於民國二十四年十二月，在北平成立「冀察政務委員會」。以宋哲元（見本刊二二五期）為委員長，轄河北、察哈爾兩省，及北平、天津兩市。

宋哲元兼任河北省主席，而以秦德純為北平市長，張自忠（見本刊二二九期）為察哈爾省主席，蕭振瀛為天津市長。以故自冀察政務委員會成立，至二十六年七七抗戰爆發，這段期間之內，日方以進行的行動方針，尚未策定，中國亦尚在積極準備階段，因之中日關係在這一餘年之中，尚稱安靜，沒有惡化。

在這段期間中，這兩省兩市之所謂省政市政者，都談不到什麼建設。對外祇以「應付日人」，對內祇是「加緊準備」為大政方針。而這些當政者，為求日人稍安毋躁，鐵騎暫勿踏進華北，為籌思對策，已經傷透了腦筋。虛與日人委蛇之方，因人而殊，自然各有巧妙。唯天津市長蕭

振瀛，則藉應付日寇，大出其風頭，大發其市利，欺騙了日本人，也蒙蔽了中國人，左右逢源，兩面討好。他雖獲得極少數一時的盲從，而實為大多數人所不齒、所深惡，尤其是新西北軍系統中的人物，連帶一部份日本人，也並不領他的情，故其聲名之狼籍，亦早傳播中外。

## 小吏發跡妄比蕭何

蕭振瀛，字仙閣，行二，朋輩中多以「蕭二爺」稱之。生於光緒十二年（一八八六），先世由關內移居吉林，乃占籍吉林。世代業農，沒有顯赫的家世，幼入私塾，為商店學徒。長畢業吉林法政學校，仍從商賈。雖讀書不多，但具有小聰明，稍有修進，仍食古不化。以能言善道，手腕靈活，善逢迎、愛活動，飽積社會歷練，經驗頗豐。因產於關外，體形豐碩，頭呈長方形而前額特寬。蕭振瀛亦自詡其「天庭飽滿」，相者指為稀世之福相，主大富大貴。他每於故作思考之際，輒以掌捫其前額；出外時，將帽扣於後腦，盡露其天庭。非故意啓示旁人驚其福相，即有向天乞靈於其福額也。貌似豪爽，而城府極深，初識之人，多誤認為一血性男子，因而吃虧上當者，比比皆是。

蕭振瀛以具上述條件，多方活動，漸漸發達。隨出家資，作政治資本，結黨拉幫，為地方當局所不容，逐出。與同鄉石友三勾結，側身軍中，始漸露頭角。在西北軍初期，曾任河套設治局局長（地位相當於縣長）。雖位卑職小，但以善於籌款，受知於西北軍老總馮玉祥，從此發跡，特西北軍為其奧援。馮玉祥於十九年中原戰爭後失勢下野，蕭振瀛則轉而依附宋哲元。但他在二十九軍中，真是手無一槍一卒，徒以善翻雲覆雨見稱。同時，藉交際手腕擅長——相識滿天下，交遊遍三教九流，乃益助其活動發展。

宋哲元初掌華北五省大權時，左右文學才智之士，實在太少。時為宋哲元設謀策劃者，蕭仙閣亦算其中之一。他自己亦常誇張的說：「我蕭仙閣身上有『兩大』——手大、嘴大；手大拉四方，嘴大吃四方，這就是我兄弟的看家本領，能够穩坐二十九軍，久長天津市的道理。」的確，他的牛皮算沒有吹垮，但宋哲元却吃了他相當大的虧。不僅此也，他任天津市長時，常以能「旋乾轉坤」，自炫其才，視宋哲元為漢高祖劉邦，自視則為蕭何（漢丞相，輔高祖爭天下）。為適應時代環境，則自稱為「日本通」，能玩弄日人於股掌之上。一生有一異乎常人的作法，好與人結

金蘭之交，尤用之以巴結日本人。實則多俯首貼耳，遷就聽命於日本人。結果，反被日人所利用而已。

### 大吹法螺貪財好利

蕭振瀛在西北軍中，不但謀國不忠、處友不義，且是唯利是圖之輩。他之被宋哲元所重視，是始於中原戰爭之後，蕭振瀛代表韓復榘與宋哲元到南京，向中央輸誠。其實這時中央正在為謀「全國統一」而努力，任何部隊能向中央輸誠者，決無拒絕之理。其次，中央對馮玉祥事變，為體時艱與國家統一之目的，已本寬大之懷，和平解決。於馮玉祥尚且不咎既往，僅予免職，於其所屬將領與部隊，自然亦與中央國軍一視同仁，無所軒輊。故蕭振瀛之代表韓、宋來京，以情理言，原不過是手續上的一種形式而已。不意蕭振瀛竟大吹法螺，大要其左右逢源的手段，一方面向韓、宋領取活動費用；一方面向中央索取車馬津貼。及韓、宋對中央手續上的形式問題辦好以後，而蕭振瀛的私囊亦裝滿了。蕭振瀛北返，復向宋哲元邀功，大闢其能，且謂：「倘非我蕭仙閣有中樞奧援（謂孔祥熙部長為其背景），竭力斡旋，向層層建言，恐未必有若是之順利耳。」宋哲元誤信其巧語花言，亦以蕭振瀛之功未可沒，益信其才，資為智囊，既任為二十九軍總參議，也正是後來天津市長之義無旁貸。

蕭振瀛在二十九軍，原任職軍需處，但未負實際責任。而以其妻劉氏輔瀛之弟，為其代理人。其另一內弟某，則在他所經營的軍服莊，及津

沽、石家莊之糧號與錢莊專務二十九軍的營運，亦若商人胡雪岩之於左宗棠的湘軍一樣。宋哲元視蕭之為親信股肱，亦以其軍需項下盈餘獨多之故。而蕭振瀛本人，由貪污舞弊所得者，又不知較「盈餘」高出多少倍。加以天津市長任內的搜刮，便都成了他後來政治活動與大同銀行之資本。

### 義結金蘭永為兄弟

蕭仙閣表面似豪爽，實則內富機智，不擇對象，人盡可交。與人見面，初識即熟，再晤頗有相見恨晚之慨，三晤則非「義結金蘭，永為兄弟」不可。不僅對國人如是，對敵方日本人，更有甚焉。當其佐宋哲元，以蕭相國自況之時，他所辦的中日外交，對華北當局，實不異挾日人以自重。故於日人在華之稍有名望地位者，甚至流氓浪人之輩，均百計與之結納。為加深親密，輒約為「異邦兄弟」，一以顯其交遊遍海內外；一以備其「不時之需」的奧援。

因之，蕭振瀛家藏「金蘭譜謀」，多得盈箱累篋。每年六月，豔陽滿天之日，照例為一般藏書家翻曬藏書之時，名為「曬書節」。蕭振瀛也好附庸風雅，家中無書可曬，亦必傾箱倒篋，將其所藏之金蘭譜謀見太陽。於是市長公館的前後院中，紅花片片，敷綴於綠草地上，彷彿滿園春色關不住，引得行人駐足看，傳為一時的趣話。

蕭振瀛好結金蘭，初時尚以為得計。久之，故事傳開，毛病乃見。因二十九軍的官兵，多數雖不長於文學與愛好風雅，但正義之感極深，時

圖「扶正誅邪」。中日兩國相處，這時雖尚在互相敷衍，實則已經接近敵對的局面。華北人物之中，有挾日人以自重者，蕭仙閣乃此輩之中，聲名最狼藉之人。既為華北人士所不滿，尤為二十九軍所共惡，亦其失去宋哲元歡心的主要原因。日人之深明事理與潔身自愛者，固深惡其本國軍閥的陰險侵略作風，亦多不願與蕭仙閣為伍，何況是換謀結義。

### 不擇手段誣告賣友

根據以上所敘，可見蕭仙閣之為人，僅知重視蘭譜，而不珍重友情；講究結義，而不講究友如。採一例以證之，更足明其「不擇手段，誣告賣友」的陰險。有丁春膏者，貴州人，係清四川總督丁寶楨的曾孫。當東北事變時，正任北京中法儲蓄會副理事長之職，理事長為民初交通系領袖之一的李思浩。中法儲蓄會（中央信託局前身），原係中央進行金融改革前創設，以抗萬國儲蓄會的金融機構。丁在任時，負責較多，業績亦著，頗得中央的信任與重視。

東北事變後，張學良入關，駐於北平。時對中央的關係，尚未達到完全諒解的地步，因之懷疑、緊張的心理，總難去懷。蕭仙閣時任二十九軍總參議，於是乘虛而入，向張學良告密，指中法儲蓄會副理事長丁春膏，「私設電臺，向南京報告張氏行動」。張學良未予深察，便將丁逮捕下獄。所幸未久即獲平反。經查係蕭振瀛無中生有的陷害。事後，有人詢問丁春膏：「蕭氏與老兄為金蘭之友，何故見害？」丁隨述其詳曰：「蕭

氏誠我之結拜兄弟也。中原會戰時，韓復榘向中央輸誠，請蕭為代表赴京。事先由我與孔庸之先生，已有聯繫。蕭雖小有才，却狂妄自大，自認助韓倒戈，為不世之勛。此後非部長級一席，不足以酬其功。並託我向孔先生進言。孔因不深知其人，雖與委蛇，但未向最高當局說項。蕭未得官，乃遷怒於我，謂我在破壞他。自是與我時刻為難。在人前且謂：『大義滅親，古已有之，何況結拜者乎？』這就是他在張氏之前陷害我的原因。」

但蕭振瀛心有未甘，無獨有偶的事，後來還是發生了。蕭振瀛在天津市長任上，復向日方與宋哲元前，檢舉丁春膏（時任華北煙酒稅總局局長）在平「私設電臺，秘密通報。」日人情報極為靈通，已立悉其奸，未墮蕭之彀中。宋哲元未察，幾有逮丁之舉。秦德純（字紹文）亦宋哲元智囊之一，因告宋哲元曰：「情報最靈通如日方者，未見動靜，必為無稽之談」。宋哲元深思後，亦罷其議。否則，丁春膏不免又要蒙上白之冤，犯一次牢獄之災。蕭振瀛從此技窮，對丁春膏不擇手段，欲藉外力以報私恨的行為，也幸未再見。

## 親日賣國兩面討好

二十九軍的人物，除秦德純等三數人外，能粗通文理者，其實無多。宋哲元所轄平、津兩市，秦德純長平市，蕭振瀛長津市。秦德純洵然有儒者風，大異於赳赳武夫。對日交涉，困難之時，雖以「哭」見稱，但富機謀，頗具遠見。宋哲元初蒞任時，彼即建議：「為安全計，密調二

十九軍精銳，改充平津保安隊。」宋哲元納其言。古城保安隊乃裝備一新，訓練加深，洋槍與大刀俱備。後來石友三在日人暗中資助之下，以「便衣隊」，曾一度夜襲平、津，便慘敗於保安隊。宋於秦之機智與遠見，乃益加信賴，蕭仙閣則莫能及。

天津市長蕭振瀛，如為我國戰略——與日委蛇——上的表面親日派，自猶有可說。但他藉親日之名，而行摧殘中日關係之實，這就不可諒恕了。有劉某籍江蘇，原依蕭振瀛而得道之一人，任天津市政府秘書，謹守慎為，素為蕭振瀛所信賴；但以具有嫉惡如仇的性格，未久於任，天津陷日前，早已離去。他對當時華北人物的隱秘，多所感吞。最為其冷齒者，就是他直接長官蕭仙閣。他說：初時，蕭振瀛之能得寵於中日雙方者，實由其實弄小聰明才智，與「為人四海」、「口才蓋世」（秦德純評蕭語）所得而來。後來，既廣結了日方人緣，便自以親日派的資格出現。漸漸進而遇事以「自己人」的身份，為日方作幕後的策劃，如日方欲求中國十里之地，蕭則謂：「貴邦人士，情尚未盡悉中國人處世應事之道。如欲十里之地，必開價百里或數百里，如直言十里，結果祇三五里可得耳。」日方欣納其言，乃提出百里要求，蕭則轉語於華北當局曰：「國土，余不敢輕許。以余與日人之關係言，在不傷和氣之下，尚可做到許以三五里了事，至多不過十五里而已。」

如此，日方不但如願以償，且多獲得五里。他並對日人誇說：「非我蕭某，決不可能臻此。」

對華北當局則說：「日方索我百里之地，今僅損失十五里，倘非我蕭某，中國百里之地，早已莫保矣。」日方所得，超於所欲；中國所失，高於所求。蕭振瀛欺蒙華北當局，私贈國土與敵，等於出賣國家，還要兩面討好邀功，誠國家民族之敗類耳。這是駭人聽聞的秘密作法，倘非出自誠信君子劉某之口，實在令人難以置信。

時冀南保安司令孫殿英，本西北軍中的驍將，與宋哲元、韓復榘、孫連仲等，同受知於馮玉祥，皆位至將領階級。後來孫殿英（河南永城縣人，出身綠林，始以販賣鴉片、紅丸、白麵等毒品，被馮玉祥收編，一帆風順。後任國民革命軍第四十一軍軍長。十七年四月東陵盜寶案，他就是主角）以勢窮力蹙，來歸於宋哲元。孫見蕭仙閣有呼風喚雨之勢，自不心服，坦白言於宋哲元之前曰：「蕭仙閣，什麼都能替你爭臉，就是不能讓他跟小日本辦外交。尤其他一口的『尿』（蕭的口頭禪），會尿得小日本說：我二十九軍的人，什麼都不想，祇想着『鷄巴』，還想什麼與日外交！」後來蕭仙閣之「倦勤」，亦實與其「尿」語有關，下文有解。

## 能屈能伸算條漢子

宋哲元為其母親慶七十大壽，轟動華北，為清代末帝溥儀大婚後，古城第一件盛事。蕭仙閣官場得志，意氣洋洋，為宋設壽慶籌備會，獨「孝敬伯母」禮金五萬元，並總理其事。整齊衣冠，於長袍馬褂之上，懸一大紅綵條子「總招待」。其夫人劉輔瀛，則懸「女賓招待」的紅條。一

對夫婦，到處周旋應酬。有一位將領張某，對之相當逢迎，或係揶揄的說：「仙閣真幹才也，於日理萬機之餘，猶能為委員長太太太總理慶典。才力過人，誠不可及。」蕭亦躊躇滿志的說：「管賦了國家大事，換幾天胃口，管管別的，也挺有意思。」當時有李筱帆（河北人，馮玉祥得志於北方時，曾任華北特務頭子。有俠義之風，仍為宋、秦所重視）、潘毓桂（宋哲元主幽燕後，所延攬北洋顯要人物之一）等多人皆在座。潘聞蕭言，對之復加諛頌，蕭愈以為得，繼謂：「人人都以為辦國家大事有意思，其實，這國家大事，也難辦得緊啊！」時在座之有識有骨氣者，均感蕭振瀛未免太得意忘形，有失儀態。李筱帆問了一肚子火氣待發，突起攔了蕭一大巴掌，且直責之說：「國家大事、國家大事，國家大事就是讓你這個鬼崽子給弄壞的。」言畢，擬再擱之，時舉座大驚。立被阻住。

蕭振瀛初亦面色大變，旋或想到「此人不好惹」（猶有特務潛力），乃佯笑曰：「帆老醉了！帆老醉了！老哥兒們，請我吃個鍋貼，我也不在乎。」且言且走，狼狽而去。

大約隔了年餘之後，某次會議席上，復有張自忠批蕭振瀛面頰之事發生，好事的新聞記者，翌日為新聞標題曰：「蕭市長連吃鍋貼，而面不改色」，從此「鍋貼市長」之名，便膾炙人口。蕭振瀛向以漢丞相蕭何自況，這不過取其「同姓」而已。如以漢大將韓信自比，能忍「胯下之辱」，豈不更切實際。能屈能伸，縱不算是大丈夫，也或可算一條漢子。

### 濫得名利為父慶壽

七七事變前年，民國二十五年春，蕭振瀛以事成利就，顯親揚名，乃為其父大慶壽辰於北平。首以市長名銜，泛發壽柬，有的則另附八行，專簡奉邀。除附「貴賓證」之外，遠道客人，並附「預定飯店房間」、「頭等車票」。凡接到柬、函邀請者，雖有難色，但因有丁春膏被誣事件的前車之鑒，又不敢得罪結怨於彼。礙於形勢，祇好勉力去捧捧場。故是日仍是車水馬龍，祝者盈門，相當熱鬧。惟前來祝壽者，多簽名行禮後即去。顯要留享壽宴者，更寥寥無幾。及壽宴開席，除蕭家親族、僚屬、侍從、警衛之外，盡是小孩們的天下。酒席原準備六百桌，結果則尚餘四百餘席。

壽期中，所收珍貴禮品很多，紅包也不少。同時，也收到很多匿名嘲罵信件，皆置之不理。甚有包送炸彈者，幸被發覺，而未肇生事件，這是由於早有防範的結果。原來禮房的主事者，因恐有意外，早電駐門頭溝的工兵營，派工兵四名到平，駐宅外任檢查特務。凡外來裝包禮品，均須由該工兵驗明，方准送入。一日，果然發現了炸彈，如非早有設防，後果則不堪想像了。各方所送春聯幛軸亦多。二十九軍全體官兵，所贈壽聯最為出色。聯云：

喜峯口抗敵時，死疆場的皆係蠢才；  
今日名利雙收，飲水思源，莫忘本路  
軍人血汗。  
察哈爾議和後，識時務者方為俊傑；

此際異珍滿列，捫心自問，出諸兩省民衆脂膏。

此聯文采，雖不算佳構，但官兵情緒，則已躍然聯上。傳說：某主席接到蕭公館壽柬時，隨口囑其秘書，備一副挽聯送去。秘書驚愕不已，但又不敢違命，祇好將稿撰好，當面呈閱。主席看畢，隨置衣袋中，說：「很好，很好，我說錯了，是壽聯。」後來，此事竟傳到蕭振瀛耳中。蕭悻然說：「好呀！為何不送來？送來了，我真要掛在高堂。如是，則『九朱堂上兩條白，萬綠叢中一點紅。』乃是天然妙對。」他並曲加解釋說：「九者，我蕭仙閣的綽號也（他在北方有九千歲的綽號，不知何所出）。朱者，喜慶之紅彩也，堂者，祝壽之禮堂也，無一而非吉利之兆。『真是『厚黑』到了家。蕭振瀛不自審勢度情，為父慶壽，原想與宋哲元為母祝壽比美。結果，風光不起來，自討沒趣，好在鍋貼市長」也不在乎！」

### 文采風流婦唱夫隨

蕭仙閣每於得意忘形之際，佯醉而告人曰：「西北軍裏，真正把古書讀通了的人，其實頂多祇有兩個半；一為馮老總（指馮玉祥）的老師王鐵珊；半個是湖南才子，現任北平社會局長的雷嗣尚；還有一個，人家都說是我區區蕭仙閣。」有人說：「秦紹文將為宋明軒的副魁。紹文與明軒之關係，當如鹿鍾麟之與馮玉祥耳。」仙閣聞之，極不以為然，且謂：「宋之揚威於喜峯口，或可謂為秦紹文的遠見；而未能阻遏宛平南苑之

失，究竟還是讀書太少。如早聽了余之計，亦決不至有此失。因二十九軍自長城戰爭後，官兵久駐京畿繁華之區，頗多腐化，鬥志大減，將領尤甚。仙閣曾向宋哲元，有整頓風氣的建議，未受宋哲元重視。否則，又何至有今日！」

蕭振瀛倦勤，未久，曾出版一本「鄴軒唱隨集」。書簽係某顯要所題，為連史紙，大號仿宋精印，藍面線裝，作者為蕭振瀛市長夫人劉輔瀛女士。內刊詩約五十首。前有作者自序，盛讚其外子（仙閣）文學根基深厚。詩多夫妻唱和之作，少數則為仙閣作品。所謂「鄴軒」，當係仙閣以漢丞相蕭何（封鄴侯）自況的「齋名」。劉輔瀛女士，亦當時華北炙手可熱的貴夫人，宋明軒為母慶壽時，她風頭之健，實超華北所有顯要夫人之上。詩冊為「非賣品」，文壇與詩壇朋友，多由作者捧贈一冊。詩中珠光寶氣，光怪陸離，無所不備。茲列舉二首於次，讀後即可明其全部內容。如「過趙子龍廟口占」云：

「諸葛開張真帝基，三國紛爭若亂離，  
獨佔長坂功難比，七進七出世間奇。」  
實不太像詩，讀來頗有鼓詞味道。如「長城血戰舊址口占」云：

「齊魯男兒胆氣豪，揮刀躍進欲收遼，  
喜峯口上風雲動，關岳功名一羽毛。」  
這詩除「臨表涕泣不知所云」外，亦顯露了蕭仙閣渴望察省主席一職，有向宋哲元獻媚的意味。

## 詩冊遺譏傳為笑柄

蕭振瀛夫婦「鄴軒唱隨集」見世以後，各方咸認「詩以人貴」，無不爭以先睹為快。見仁見智，論者紛紜。尤其是新聞界的人士，更追踪評介不捨。有張醉丐者，久為北平「實報」撰「醉丐打油詩」一欄，甚為讀者所歡迎。某日刊載四首七絕於本欄，題為：「讀鄴軒唱隨集後偶成」，詩曰：

市長夫妻大筆揮，唐宋名家兩淚垂，  
悔不當年學驅鬼，吟詩今似畫鍾馗。  
鄴侯墳上起紅光，相國冤魂未肯降，  
吾門孫子真不孝，為着宋衣尿亦香。  
河套承宣氣通天，盜國功臣豈等閒，  
尿壺飛昇原易事，只在蝦夷一笑間。  
諸葛迂儒公瑾狂，於今英傑屬蕭郎，  
賣國歸來詩興動，笑擁夫人寫幾行。

詩雖油腔滑調，但頗辛辣諷刺，已盡挖苦刻薄之能事。其中典故所出，本文前面都有說明。自醉丐四詩發表後，各方聞風，有向「實報」索取詩冊者，皆空手而還。有早獲作者持贈者，則皆奇貨居之。相反的，蕭振瀛夫婦則悔不當初，便千方百計，託友求朋，討回詩冊。即費重禮，亦所不惜，有人以為：作詩填詞，本屬風雅之事，就讓市長夫婦附庸一番又何妨？醉丐作孽，致反傳為笑柄。

## 出語粗俗髒話丟官

蕭仙閣自謂讀書很多，能詩能文，更以圓滑、狂妄、輕率為時人所共識。雖能言善道，但粗

俗而欠文雅。經常出語多俚句，尤其「尿」之一字，與「尿了」兩字，成了他的口頭禪。華北當道人士，幾無人不知。或謂為關外土語，蕭已自小養成，一時也不易改正。凡識其人者，固皆知其為語病，久之，便以「尿壺先生」錫之。不知其為語病者，則以市井流氓目之。有一次，日本特務頭子土肥原，為蕭解決了一個棘手問題，蕭欣然致謝，土忽謂蕭曰：「蕭閣下，今天是你『尿了』我？還是我『尿了』你？還是誰也沒有『尿了』誰？」蕭聞之，滿面通紅，亦捧腹大笑。從此「尿」在他的口中也少了。

有謂「尿壺先生」說話時，「尿」已少了的緣故，土肥原諷刺之功還小，實宋哲元施誠之力。這是因為孫殿英曾向宋哲元進過言，宋亦以為然。同時，宋哲元原對蕭與日人結義營私，本已忌惡在心，久有藉「尿」而禮遣之之意。某日，秦德純、蕭振瀛、張自忠、李顯堂、戈定遠、馮治安、趙登禹、李筱帆、王長海等十餘人皆在座，蕭於閒話中又潑了「尿」，觸發了大家心中之忌。宋哲元突立起正色告之曰：「仙閣，咱是老粗，請你多包涵包涵，也用不着在咱面前，專講『髒話』兒。」蕭立時面色大變，無地自容。翌日，遂悄然返津。致電宋哲元，表示「倦勤」，宋哲元亦未置可否。

這消息馬上傳遍了平、津，二十九軍的實力派尤為快意。有好事者，並發刊一聯於古都的小報曰：「小一號登龍因鴨步，蕭二爺丟官為鷄巴」。上聯「小一號」者，係當時北平某食堂的女招待（今之女服務生），食客因她常滿座，她亦

大有應接不暇之勢。後被一綢緞莊的小開，藏之金屋。此女招待最使人動心處，在其行走時，全身扭動，有如鴨子。此即「鴨步」的出典。下聯典出孫殿英語，前面已有說明。

### 英雄末路組黨成空

蕭仙閣既失歡於宋明軒，日人亦棄之若敝屣，無顏立足於平、津，在津寄居一時之後，乃挾其多金走青島，轉上海。抗戰後，繼由滬經香港至重慶，皆有志莫遂。平時常自稱中樞的靠山孔庸之（祥熙）先生，此時亦有愛莫能助之意。他已到了英雄末路，閒散無聊，又不甘於寂寞，乃一方掏出私蓄，經營商業；一方發生組黨興趣，捲

入時潮。經商在發國難財，初創大明公司，繼開大同銀行；由於利用了時代機會，皆所獲甚鉅。抗戰勝利後，設大同銀行總行於上海。北平、天津、西安、蘭州等地，皆設分行，更是富比陶朱了。

組黨，在搞政治活動。一個從政壇上垮下臺的人，總是難忘情於官僚生活，呼羣使衆。抗戰勝利前後，國人以組黨結派，作政治活動之資本者，比比皆是。蕭振瀛政治野心復活，便躍躍欲試，終於結合了一些軍政舊識，與王搶獄等爭先組織了一個「中國大同黨」（參見王覺源著：中國黨派史，正中書局出版），總部先設重慶，後遷至上海。上海江北幫會首領顧竹軒，及前法國

巡捕房督察長金九林，均予支持。並在丹陽、鎮江、揚州及蘇北各地，吸收幫會份子甚多，在華北亦有活動，在南京設辦事處，重慶設西南總分部。

三十五年五月，在上海召開全國代表大會。其重要幹部，以青紅幫人士佔最多數，故其潛伏勢力，也相當雄厚。在南京的趙老五，並將漢奸常玉清所屬門徒，網羅入黨。中央主要幹部王搶獄，雖以中央常委兼組織部長，控制了全黨組織，惟自其主席蕭振瀛逝世後（民國三十六年五月，以腦溢血病逝於北平，年六十二歲），失去了經濟靠山，經費無着，領導無人，便漸趨沉寂，終於自然消散了。

## 中外

## 詩壇

### 高速公路車禍

李栖

坐望平原濶，前程忽阻馳。客車翻綠谷，貨櫃覆污池。殘骨坡前散，親人日後悲。粗心輕失速，坦道亦多危。

### 題臺中寓樓

游志誠

開軒面水傍山居，五載辛勤得此虛。雜草攀牆無雜念，圓花奪目採圓蔬。天寒日暮金杯酒，時困人思石室書。但望心頭無愧怍，閒雲野鶴最知余。

### 讀東坡詩集

韓國·鄭基先

詩詞吾所愛，最喜是東坡。健筆成高

詠，雄篇發浩歌。才情如李杜。品學似周軻。命運偏憂苦，時生妒海波。

羅尚註：周軻爲莊周、孟軻。

### 夏訪眞羅郡舊居用東坡瀾池懷舊韻

前人

校園別後今重到，道入眞羅不見泥。訪舊驚知人事改，尋詩不覺日華西。村童相逐難成語，大宅翻新不認題。廿載情懷無處問，只聞高柳亂蟬嘶。

### 春日攜諸生遊霧社合歡山即景

張火慶

春到櫻花照眼紅，入山已覺雪初融。

### 羅尚主編

碧湖鏡冷無狂浪，香社碑高仰義風。夜宿但知寒徹骨，朝來偏有霧彌空。呼朋引伴亦堪樂，釣雪何須羨笠翁。

### 慈光寺所見

游志誠

榆花紛落鶯眠犬，碧澗雲飛送鳥聲。舉燭裁冰吟四絕，捲簾設局戰方城。遊談鳳翼狄仁傑，素許人家李少卿。勸莫沾身詩偶病，禪房月印不關情。

### 中夜不寐

前人

孤寂難眠夜，披衣起賦詩。噓噓蟲鬧壁，虎虎鳥離枝。杯酒無常設，蓮香有野遺。石榴今結子，此意莫相疑。